

社會小說

鏡中人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五年三月初版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分售處

中華書局

溫州	長沙	北京	雲南
福州	常德	天津	西安
廣州	開封	保定	成都
汕頭	南昌	山西	重慶
濟南	南京	奉天	漢口
石莊	杭州	長春	武昌

劫後生

進步書局

上海甘肅路

上海棋盤街

上海拋球場

社會小說(鏡中人語)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三角

社會小說  
鏡中人語

劫遂生著

甲第魏峨門臨康衢宅旁有園廣數畝林木扶疏花藥繁縟殊清雅可喜中有精舍數楹時則皓月當空疏簾四垂階下苔痕繞砌碧色簷前蘿帶銜翠欲滴室分爲二寢室在左右爲書室其間圖書儀器棊几織瓶悉位置井然電燈尤明朗如畫

一少年男子器宇不凡珠輝玉潤中尤含有剛健不撓氣象方踞沙發手翻日記簿目不旁瞬

對面坐一女郎豐肌秀骨綽約多姿然雖豔如桃李而凜若冰霜若示人以不可犯之概亦相視無言

有頃女郎曰鏡人君何事翻閱日記簿若重有憂者可使吾得聞梗概爲君分

憂乎。

少年遽藏日記簿于衣袋中曰吾無他蓋爲吾兩人事日夜不去懷日前曾函告吾母求其承認而吾偶忘其發函之時日故於日記簿中一檢查之嗟乎靜儀吾決不負卿卿弗謂吾淡焉若忘也嘗慨吾國舊俗爲父母者每干涉兒女婚姻之自由不知男女居室須夫婦雙方之同意否則往往以怨耦終其身遂使情天恨海惡果叢生然但求夫婦之同意而不求父母之同意將何以承歡膝下而卜家庭之雍睦生我育我之謂何且父母非不欲其子女之嘉耦是求也苟能情辭眞摯舉世俗之見向父母剖析其利害父母亦樂成其美必不作梗於其間使徒醉心自由率意徑行得婦而棄母吾不願爲也雖然吾母固旣明且慈者當可如吾意也

靜儀曰君言誠然吾亦夙抱此義者俟君母允後吾必白之吾母以求其承認雖然事變何常吾心已決苟兩家有一梗議者吾當效女嬰兒子之撒其環鉞

終身侍母也。之死靡他。決不負君。

語未竟。忽聞履聲橐橐。一少年自外推扉入。忽遽曰。鏡人君。君家有電信來。閱之乎。余憊矣。女士恕余無禮。乃就榻偃臥。呼吸間若不勝其喘促者。二人見其狀。忍俊不禁。而聞其言之不類也。又甚訝。鏡人曰。海琴君。豈從醉鄉來。又發狂奴故態耶。君交衢舞蹈不被拘於警署。亦云幸矣。盍少休。當扶君返廬。

海琴因聞調侃之言。遽起立曰。是何言歟。今日誠滴酒未下咽。奚云醉耶。吾所以僕僕道途不遑寧處者。惟欲盡吾友誼。詎君不以爲德。而以爲侮。置將母於不顧。忘良朋之告勞。噫。亦泰甚矣。

鏡人方欲起齒靜儀曰。君等毋徒以口舌爭。海琴君不云爲盡友誼而來。致令不遑寧處乎。顧所盡奚事。不遑緣何。而乃閃爍其詞。若茹若吐。君豈設社猜謎。特將一個悶葫蘆示人耶。

海琴於是啞然失笑曰。鏡人君。吾誠荒謬。頃吾自外歸。厲君已他出。而吾軀倦甚。將就枕。適君家有電信來。卽遣侍者持奉。君侍者行後。吾恐其不獲與君遇也。遂自向各處尋君。終乃遇君於此。然以奔馳過急。委頓不堪。腦筋因之昏亂。故言之不詳。難免君等之相責。

鏡人色遽淒。其曰。豈吾母有他故乎。海琴君前言戲耳。幸弗介介。吾固甚感君。雖然。侍者實未來。吾當歸厲視之。

海琴曰。渠素嗜飲。或以無處尋君故。又向酒家買醉矣。君歸必與相左。幸吾已代作譯人。尙可記憶。當書以示君。乃就案拂紙。握管書數字曰。君可持去。

鏡人曰。請君爲吾讀之。海琴乃讀曰。日本東京口口校王鑑覽。母病速歸。紉冬。當紉冬二字尙未脫口。鏡人已淚流滿面。且泣且言曰。若然則吾母危矣。……非急歸不可。卽當與君等別相見會。有時也。

靜儀曰。君誠宜歸。何爭此一宵之晷刻。然以電文辭意度之。不曰病危。僅曰母

病其非危險可知吾意君母必無他慮

海琴曰女士之見解可謂洞若觀火矣與其君未歸而君母已愈既往返之徒勞復學業之荒廢不如勿歸且卒業在即更不宜乞假離校待取得一紙證書學成歸國前途之幸福無疆慈母之期望可慰孰得孰失試自衡之

鏡人曰如君言非獨問心難安人將爲我何吾決歸吾且速歸

海琴曰君不記去年同學中賈君事乎賈父歿函電交馳竟勿歸且語人曰逝者已矣歸亦何益吾既從事學業他皆勿當問吾嗣後將并家書亦勿閱母使撓亂吾意也當時非之者固有人而是之者則占多數况君母僅病乎君苟勿歸必無有人議君後者

鏡人怫然曰此可爲世之忘親以殉名干祿者言之若吾則但知有母違恤其他苟能插翅而飛歸侍病母雖爵上公祿萬鍾母以易也吾今晚准乘末次火車行明日即可附輪內渡觀壁上時計距火車開行尙有二小時然事不宜遲

吾當略爲部署。且須脩一乞假歸省書。遂向靜儀執手。歛歔曰。彼此精誠。旣堅魂夢。可通。吾固不喜作兒女子態。卿亦落落具丈夫氣。惟祝卿善自珍衛。勿以離愁。別恨。縈諸懷抱也。

靜儀曰。君此時孝思罔極。勞瘁不辭。何敢以珍重二字答君。然吾則謂勞固不當惜。而無益之憂疑。則當蠲不獨憂能傷人也。且適足以亂人心曲。而使舉措失其宜。幸君垂納。

海琴曰。吾信君至性過人。頃所言聊以試君耳。不然吾曷爲敝於彝命。亟亟尋君哉。

鏡人曰。至性過人。吾豈敢。但良知未昧耳。二人乃辭靜儀而出。

古之陽關曲。今之汽笛聲也。嗚嗚旣作。回願送者。咸握手搖素巾行者。亦點頭示別意。俄而輪機戛摩。震耳欲聾。而鏡人行矣。

涼風過櫺。凝露在樹。虛房沈寂。幾類禪關。室中羅帳低垂。藥爐香馥。侍病之婢。



嫗數輩亦多熟睡。惟有一風致嫣然之少女，愁眉深鎖，兀坐爐旁。微語曰：「母病已危，吾兄未歸，奈何？」

俄聞戶外呼姑娘者，再紉秋曰：「魯生深夜何事得母？吾兄歸乎？」曰：「誠然。甫聞莊外有叩門聲，知相公歸來，乃使徐福應門，而吾特先爲報告。」

紉秋方啓扉，而鏡人已入室，形容憔悴，神色倉皇，曰：「妹苦矣。母病究何如者？」紉秋曰：「母自抱病以來，日漸增劇，近復沈迷若睡，言語糲糊，藥石空投，祈禱鮮效。設有不諱，妹惟以身殉母而已。」

鏡人歎息無言，趨近病榻，揭帳熟視，淚不禁簌簌下，乃側身枕畔，呼曰：「母兒歸矣。屢呼不應，鏡人已泣不成聲，身幾傾跌，幸紉秋扶之，不然仆矣。紉秋亦珠淚頻揮，方相對作楚囚泣，忽病者轉側向外，張目微窺鏡人，又呼曰：「母兒歸矣。病者曰：「兒果何往者？勿再他出也。語已目，又閉，再呼之卒不應。」

鏡人曰：「吾妹近者，邑中有良醫，否？紉秋曰：「雖有一二人，亦浪得虛名者，服其藥。」

尚如此。其他更自鄙以下矣。鏡人歎曰：吾國醫界之黑暗久爲世所詬病。目未窺素靈之籍。信口柴胡。病未究虛實之分。妄投藥石。偌大中國。一歲中爲庸醫所殺者。當如恒河沙數。不可數計。紉秋曰：然則事將如何。鏡人曰：吾有一同學。精西醫學。識富而經驗多。現設醫院於郡城。吾當自往請之。必可速與偕來。若專人函邀。則事緩矣。此地由通衢至郡。須二日程。如取間道。則一日可達。吾曩歲游學府校時。適吾父病危。曾從此路馳歸。但路窄難容車馬。耳。明日黎明。即行。當令魯生隨往。惟祝此往返兩日間。病無他變。則幸矣。

紉秋曰：兄長塗勞頓。明晨又須赴郡。盍歸寢。鏡人曰：兄已自忘其倦。卽寢亦難成。夢吾知妹必失眠。久可暫休。兄當坐伴吾母也。紉秋曰：妹寸心百破。何能安枕。

山徑如盤。危峰欲墜。古樹高撐。日輪西下。羊腸窄道。中有二人。躑躅行。一爲軀幹。雄偉之少年。一則高僅及肩之童子。二人倉皇四顧。作且卻。且前狀。此正鏡。

人偕魯生赴郡求醫道迷失路時也魯生曰相公吾等終日行萬山中不得出而又無人可問訊奈何鏡人曰且前行毋自餒

忽大風揚沙荒草盡偃一斑爛猛虎向鏡人吼撲而來鏡人亟躡身拔劍上迎虎進撲益猛鏡人飛舞其劍忽上忽下前後左右盤旋環繞不少懈魯生欲前救護而苦於徒手乃拔道旁一圓徑尺餘直徑不及四尺之樹幹向前猛擊適中虎背虎大吼直撲魯生魯生舞樹革鬪鏡人亦揮劍助之詎樹幹忽折僅持尺餘魯生已失自衛之力鏡人亦有不支之勢漸入危途陡聞槍聲起於山半虎忽回身越澗去

二人仰視山際迥不見人方相驚訝偶一回眸見一虎頭燕頤鬚髮頽白之老者兩目炯炯尤有神從山間負槍飛步而來鏡人前迎致謝曰非蒙丈救援則吾等皆葬身虎口矣老者曰君等胆量亦是不凡然則適從何來去將焉往鏡人曰自王家堡取間道赴郡不意誤入迷塗乞丈指示

老者曰。君真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矣。日將暮。且屈就草舍一宿。明日當送君就道也。鏡人曰。謝丈盛意。然吾因母病垂危。求醫心急。實無暇過訪。尊居老者曰。蝸居在邇。不妨暫駐。行旌稍停片刻。何害。

於是老者前行。二人從之。重山環抱。幾疑無路。可通約里許。步過石梁。忽然開朗。平原一片。彌望無涯。禾黍連畦。青葱可愛。復沿山麓。行石徑。屈曲蜿蜒。叢樹夾道。陰森逼人。茅檐土舍。聯絡不絕。

道左有屋數間。雖同是竹籬茅舍。而氣象特異。老者曰。至矣。乃叩關而入。中庭脩廣。花草芬芳。旁有數楹。柴扉半掩。老者肅鏡人入。曰。屈君稍坐。吾卸卻獵裝。即出聆君珠玉也。

鏡人徘徊室中。見明窗淨几。左列圖書。右陳琴劍。而琳瑯滿壁。又皆法書名畫。中有一聯。即係其父所書。重瞻手澤。頓觸悲懷。方仰視欷歔。而老者已至。曰。此吾故友王敬齋所書者。君爲何如。鏡人曰。即吾父之手筆也。

老者遽然曰君非名鑑而號鏡人者乎曰然老者曰此昔時君父與吾書曾述及者故尙能憶之吾劉姓昔號飛雄今則改稱潛菴矣鏡人起立致敬曰不知丈爲父執失敬多多

潛菴曰君母然吾與君父締交之由君或未知請安坐聽吾言之當君父在京作咸安宮助教時吾方以濫厠執戟入值內庭二人客中萍聚縞紵聯交意气相孚遂成莫逆未幾吾以簡授桂林一武職出京君父亦以縣令揀發山左雖分宦轍魚鴈常通嗣聞君父歷宰大邑政聲卓卓乃以辦賑救災擅動倉穀被吏議君父如數賠補後即棄官而歸不數年遽捐館舍吾自問剛直之性爲時所忌遂亦告歸乃以所居近市殊苦囂塵幸無意中覓得此境因築數椽移居於此家口無多吾妻早歿吾兒作賈四方買遷有無歲一歸省稚孫母子外僅一僮一嫗以供驅使而已地本荒僻居戶寥寥經吾頻年招徠現時已近千家是間土地肥沃宜於種植中多池水可以養魚放鴨山中草木繁茂宜於畜牧

禽獸衆多。可以田獵。由此而西。不及里許。有一市集。朝夕所需。可以相通。故吾謬以小桃花源名之。得毋笑其妄否。雖然。吾所急欲問者。君母之病狀。何如耳。鏡人曰。吾母病已兼旬。自始迄今。但熱不寒。熱度既高。得汗不退。頭眩耳鳴。胸悶腹痞。近復若迷若閉。似睡非睡。吾自東瀛歸國。昨夜抵家。今晨卽行。現不知作何景狀耳。言時。淚潛潛不止。

潛菴曰。君且勿悲。君母現服何種藥物。鏡人曰。大都不外補劑。潛菴歎曰。醫者以補愚人病者。恒受其愚。而不覺近世名醫大半如此。以致方方朮草帖帖。參苓殺人不操戈矛。莫此爲甚。君雖略言病狀。未及內容。已可決爲溫病無疑。狀有下趨之勢。不能引勢利導使之排洩。而出反以滋補阻之。直等人命爲兒戲矣。吾致力於此垂三十年。加以經驗。自問稍有心得。嘗謂吾國醫道之衰。敝固由不學無術者流。有以致之。而於藥品之性質氣味。執陳編而遵守不變。尤爲一大障礙。吾特廣羅藥品。分別研究。始知神農嘗藥。無非不經之卮言。本草一

書半屬後人之僞託。况物土所宜。遷地勿良。川岳之孕。有時而竭乎。且學問之事。無止境。苟僅僅拘知識。而無新發明。以輔佐之。其術必腐敗。而不適用於世。吾既自詡爲知醫。明晨當隨君往。一觀君母之病。或可稍盡一得之愚。惟毛自薦顏甲十重矣。

鏡人鞠躬道謝曰。以文學識之精確。行見立起沈疴。丈恩實再造。吾母子感且勿諼。但不識此地有車馬可假乘否。潛菴曰。母須此。吾腰脚猶健。視百里無異咫尺耳。況止半日程耶。

晚餐已具。乃相偕入座。潛菴曰。田家風味。只此紫茄白苧。早韭晚菘。君不堪下箸。鏡人曰。何曾萬錢徒形其奢。葛洪四簋彌覺其馨。惜吾食難下咽。有負郇廚。潛菴曰。君孝思純摯。無怪其然。君母非不治之症。吾既發狂言。當任其責。君姑開懷暢飲。勉力加餐。

餐已離座。二人散步庭中。明月乍上。清風徐來。潛菴乃焚香拂几。撫琴而鼓。玉

柱。勻。調。金。絃。錯。落。如。冷。泉。漱。澗。籟。動。谷。鳴。如。巫。山。夜。雨。隴。水。秦。聲。如。大。風。飄。瓦。  
而。軒。礧。如。洪。濤。鼓。譟。而。滿。洶。鏡。人。靜。坐。聽。之。恍。若。身。歷。其。境。一。閱。已。終。琴。聲。戛。  
然。而。止。復。抗。聲。歌。曰。峯。芳。洲。兮。芙。蓉。拏。扁。舟。兮。葦。叢。渺。極。浦。兮。千。里。望。遠。岫。兮。  
橫。空。吾。將。與。君。泝。洞。庭。歷。九。峯。登。玉。霄。望。閬。風。招。漁。父。之。往。櫂。兮。探。湘。靈。之。遺。  
踪。訪。遐。奏。於。涓。子。兮。引。高。吟。於。春。容。窺。人。寔。而。擾。攘。兮。託。遺。嚮。於。無。窮。舉。天。籟。  
以。成。吾。歌。兮。寫。予。心。之。太。沖。歌。畢。笑。曰。吾。今。日。狂。態。作。矣。君。勿。哂。適。所。彈。卽。水。  
僊。操。也。君。亦。善。此。乎。

鏡人曰。吾未肄業。及此。聆丈雅奏。媿非鍾期。然已神馳。目駭。幾忘身在室中者。  
此曲祇應天上有人聞。那得幾回聞。水仙操爲伯牙所作。不意千載後有此嗣。  
音。

潛菴曰。君何譽之深也。此不過幽人逸老作適性陶情之具。一彈再鼓於世。無。  
異君則年富才弘。方講求經世之學。以建功業。非伏櫪老鴛所可比。雖然。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君頃者能揮劍拒虎，必精於武事。可知武家分南北兩派。南以柔勝，北以剛勝。論外力之表著者，南或不及於北，而守如處女，出如脫兔。運氣入內一發而沛然莫禦，則北派亦望塵勿及。君何所宗？

鏡人曰：吾幼卽好此，恨乏師承。昔年吾父由山左謝事歸，携回一僕，頗精技擊。卽隨來童子魯生之父也。吾從之潛心學習者數年，詎吾父棄養後，是僕亦相繼而亡。論其所宗，係屬北派。及留學日本間，亦討論劍術，竊愧所學未精，何足以言武事。

潛菴曰：吾固疑童子之何以能此也。庭間月色大佳，擬與君舞劍爲樂。可乎？鏡人曰：吾曷敢班門弄斧，貽笑大方。

潛菴曰：何事過謙？乃拔劍而出。鏡人亦提劍從之，曰：乞丈指教。二人初尙對舞，颼颼作響。繼則劍光環繞，乍高乍低，忽左忽右，攻擊遮攔，疾徐不定。但見兩團白光籠罩全身，如電影橫飛，星芒亂墜，閃爍回旋，無可捉摸。俄而白光頓斂，二